

第十三位使徒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超越时楼肇明著律动，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
○以个我未经污染的感受和体验，写人性和人性
最一般、最抽象的方程式；以不可剥夺的憧憬
清理民族文化人格深处的心理积淀，寻觅两重
超越时空的永恒律动，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
你。○以个我未经污染的感受和体验，写人性和
历史最一般、最抽象的方程式；以不可剥夺的痛
理性，清理民族文化人格深处的心理积淀，寻觅
之间那超越时空的永恒律动，一直是我梦寐以
目标。○以个我未经污染的感受和体验，写人



第十三位使徒



——

《使徒》系列作品

第十三位使徒

这个使徒系列作品，是作者以

一般民间传说人物为题材，以不同

的民间传说人物为题材，以不同

的民间传说人物为题材，以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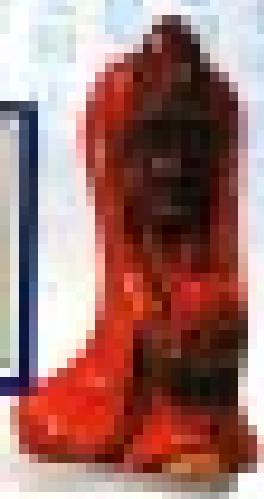
的民间传说人物为题材，以不同

的民间传说人物为题材，以不同

的民间传说人物为题材，以不同

的民间传说人物为题材，以不同

的民间传说人物为题材，以不同



游心者笔丛
楼肇明 主编

第十

三位使徒

楼肇明 著

以个我未经污染的感受和体验，写人性和人类历史最一般、最抽象的方程式；以不可割舍的瞻望和回忆，清理民族文化人林深处的心路积淀，寻觅两者之间那超越时空的永恒律动，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目标。○以个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78017/02

〔京〕新登字 02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十三位使徒/楼肇明著.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5. 3

(游心者笔丛)

ISBN 7-5001-0333-6

I. 第… II. 楼…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
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2214 号

责任编辑:林 燕

第十三位使徒

楼肇明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市太平桥大街 4 号 邮编:10081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外文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375 字数 190(千)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发行处 电话:6022124

ISBN 7-5001-0333-6/I·27 定价:9.90 元

《游心者笔丛》

总 序

楼肇明

“乘美以游心”，语出庄子，意谓美者心之舟楫也，心者美之海也，乘美游心，扶摇搏击，骋目舒怀，海阔天高一帆悬；反之，以心为舟楫，以美为海洋，在这位伟大的相对主义者看来，也同样可以成立。因为宇宙之大没有人的心灵空间巨大。“美”和“心”这两大板块或畴区，可以互换，彼此依存。联结它们的系词是一个“游”字，此乃“游戏”之“游”，即苏轼所云：“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超然台记》）。因而，此一“游”字，无妨同时作“游历”之“游”讲，及“游动”之“游”讲。如此，“游心”一辞的意义，就包括玩耍、娱乐、休憩、惬意、旅行、观察、思考、鉴赏、品味、享受等等内容了，而且，这些活动又是须整个儿投入，浸没其中的。“乘美以游心”，是一个经典的审美本质的揭示，它尤其适用于散文随笔的创作和鉴赏。文体的目的、意义、疆域、文体对创作主体性的要求、创作心

态等等,均可由此派生而来。美即至善。

不可小瞧了游戏、闲适、馥裕心在散文随笔写作中的支配性意义。席勒在《美育书简》中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鲁迅译鹤见佑辅《思想·山水·人物》一书有云:“没有闲谈的世间,是难住的世间;不知闲谈之可贵的社会,是局促的社会。而不知道尊重闲谈妙手的国民,是不在文化发达的路上的国民。”而鲁迅自己则说:“人们到了失去馥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馥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论语一年》)由此可见,游戏、闲适、馥裕心是与人之所以是人的尊严、社会的文化品位和民族创造精神的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游心既是审美活动,就不是游手好闲,油嘴滑舌;闲适,也不是闲得发慌,奢侈淫逸,颓废无聊;随笔之随,不是随遇而安之随,随波逐流之随,随随便便之随。游心,不是放纵,不是逃避,不是苟安。《易经》云:“随之时义大矣哉”;《新唐书》云:“关美刺谓之讽喻,咏性情谓之闲适”;周作人则说:“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此所谓闲适即大幽默也”。这就将用文字来表现“游心”的散文随笔,放在了一个坚实而广阔的艺术认识论基石之上了。“吟咏性情谓之闲适”,比较地不难理解,而“闲适即大幽默也”,包含着一个情感和认识悖论的发现。身处世界棋局之中,惟离心力将其送出棋局,跳将在半空中作壁上观,才能看透自己和世界,却又终究未能忘情肌肤相联的世界,又终究无奈于无补世事棋局,仅止于大悲大喜的游戏而已。这里的闲适,显而易见是指它的非功利性和无实用性,这是审美活动、心理距离感的另一说法。吟咏性情,需要放松,观

照认识,需要心理距离,而审美心理距离(即“大幽默”)的确立,不仅是针对社会时代和认识客体而言的,当主体同时作为认识客体出现时,反求诸己,也正是“游心”的题中之义。心理距离是审美观照得以成立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避免因“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促、短视从而造成认识被遮蔽的有效途径。康德说:“我一生的主要事件在我的大脑之中展开。”列维·斯特劳斯说:“人是把家园带在自己身边流浪的。”(《忧郁的热带》)这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可以看作是对灵魂居无定所的“游心”的描述。“游心”既是精神漫游,在其姿态上就有别于登高一呼,呼天呛地,有别于横刀立马,阵前叫骂;“游心”还有别于宣教和训诫,既是滋养,就非救急;吟咏性情,并不一概地排斥咏叹调、宣叙调、自说自话的絮语、呓语。豆棚瓜架下望星空,酒后灯前摆龙门阵,虽是当行本色,但九九归一,“随之时义大矣哉”,絮语闲话就不是言不及义的“话语膨胀”,不是兜售社会道德思想的平均值,记录躯壳物化以后的一堆流水帐,当然更不是贩卖丑恶和污秽以广招徕。一粒沙里看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毕竟是文化良知和文化智慧的表现。对人类历史、社会文化的幽默闲适态度,并非意味着在消极累积上止步,“游心”不是坐享其成地耗损、倒退、复旧,而是对进取、提升、创新的响应。闲适有大小之分,安乐闲适为小闲适,忧患闲适为大闲适;游戏规则有大小不同层面之别,属策略操作程序的是小规则,而有关厘定游戏参加者的身分角色,则是大规则。

综观古今中外的散文随笔大家,尽管不同时代、地域、民族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思想印记和艺术印记,但极

为相似的是，他们都是最广义上的思想者、学者、和诗人集于一身的人物，他们是自己时代的“游心”高手，也是使往后世代的人们感到亲切的同时代人。古希腊罗马的哲人有言：“人本是为了思考世界的目的而存在”（西赛罗），“上帝创造了人，目的是使人成为上帝及上帝杰作的旁观者，不仅是旁观者，而且是阐释者”（爱比克泰德）。把散文随笔作家看成是“游心者”，就是说，他们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员，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是存在的诠释者和质询者。人类精神财富的最大特征，在其本质上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是为人类所共同享有的，它的获得或丧失，是离不开选择的；一个人的精神财富，尤其是品格意志，具有不可剥夺性。除非本人愿意，崇高不能变成卑鄙，勇敢不会变成软弱，诚实不会变成虚伪。游心者通过艺术观照，将知识化为智慧，视通万里，虑及千载，将思、史、诗纳入襟怀，以品格意志，毕其一生追求真、善、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散文随笔是作家人格智慧的艺术体现；散文随笔被称为“最个性化的文体”，“文学艺术发达之极致”，无非是指属宏观时空的思、史、诗，在微观的自我终端上契合或遇合。从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散文史，事实上就是一部民族的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的结晶史。

“游心者”概念的提出，源于我们民族文化传统在民族深层心理结构上的积淀，它一方面相对地比较符合散文随笔艺术规律的诸多要求，提示散文随笔作家明确自己作为存在诠释者和质询者的角色分工，这对于提升文体的文化品位和思想品位，实在是很有必要的。另一方面，相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儒道互补的文化人格结构，和中国古典散文中表现出来

的“谏臣”和“逐臣”心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散文中的“叛徒”和“隐士”，“过客”和“看客”各有所侧重的种种艺术人格的滥觞，“游心者”既不是反传统的，也不是固守传统的，而是以传统为立足点，以世界文化和文学为参照背景，试图在承续、调整、接轨方面吐故纳新。无论从生生不息的意义上讲，还是从达成中西审美视界融合的意义上讲，“游心者”必然会是一个未完成的概念；对世界和人的意义的质询和诠释，连同对质询者的质询，对诠释者的诠释，层层相续，未有穷时。

“游心者”虽有高远的文化目标，《游心者笔丛》却无雄大的文学图谋。在散文随笔日趋繁荣或闹忙的当代中国文坛，《游心者笔丛》的编选目的仅止于：一是尽可能地避免或近或远、食而不化、老调再续的后滞效应；二是警惕散文随笔与“一次性消费”、“休克型消费”的“视听文化”等量齐观；三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其可能推出年轻一代的散文随笔作家，在浮躁和忙迫的生存中，多一点刚劲、质朴和沉静。而同时，为了避免文化价值向度上的零乱不一，丛书所辑作家作品，颜容秉赋、肥瘦修短本天成，但求其文学志趣上的接近和相似。以流派风格编选丛书，须在流派形成之后，此时此刻，还只是一个不曾企及的奢侈的梦。我们期待后续队伍的络绎不绝。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目 录

太阳和墓地	5
-------------	---

蠡海偶誌

儒和侠的堕落	17
“幽闭”考略	21
美女蛇的美学猜想	25
裸体画与占有的贪欲	30
“朦胧美”小议	37
忧伤的美	41
幽默和抒情	51

散文美学随笔

散文概念的浮动性和包容性	55
散文的艺术规范	57
散文繁荣的时代契机	61
“形散神不散”驳正	63
散文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65

童年·故乡·心灵的家园	70
画山绣水的理趣和情趣	73
“计白当墨”的空间意识	76
生活图画的本体象征	79
人物:圆雕和浮雕	82
符码的陌生化和魅力	86
结尾三图式	88

豪情缔结的契约

书城陷落以后	94
“蝴蝶效应”和初始选择	97
存养·致用·消闲	99
心谋·目往·神授	101
程度·时序·心境	104
得一新生命 入一新世界	106
好书不厌百回读	109
站着读 跪着读	111
“六经注我”及其它	113
参照系与边缘科学	115

驿站忧思

春天的暮雨	121
鹰	123
八哥	127
不能出卖的影子	132

大雁的驿站	139
刺猬宴	143
鸡之圣	151
我的第一次旅游	167
暮色忆念中的大佛	173
门槛情	182
啊,老师.....	188

大地书页

银杏树,告诉我.....	205
白杨蛱蝶	208
落叶的赞美和诅咒	210
三峡石	212
四月,玩过就扔掉的爱情	215
西天的晚霞,像马厰失火	219
万石园	221
南普陀寺	223
晋祠	225
地藏王菩萨的钟声	227
六月雪	229

被肢解的祭典

惶惑六重奏	235
并非“智慧的痛苦”	235
诈骗者在敲门	238

残酷的悲喜剧	239
凶险的图腾	242
最后的野鸭子	244
与枯树对话	246
被肢解的祭典或时间隧道	249
萨利埃里赋格曲	255
《第十三位使徒》	269
自叙	282

太阳和墓地

“左联”五烈士之一殷夫是我国三十年代最有才华的青年诗人，他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命名为《孩儿塔》，自谦诗集所收诗篇是夭折婴儿的尸骸。殷夫和我是浙江大同乡，他所说的“孩儿塔”在我家乡叫“千婴塔”，塔身一般都用上好的红色花岗岩砌成，建在离村庄不远的山坡上。“千婴塔”之下，是一片埋葬无主尸体、外乡野死者和凶死者的乱葬岗了。在我出生和度过童年、少年的村庄，就有这样一座“千婴塔”和“千婴塔”俯视下的一片乱葬岗。乱葬岗有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叫“大地之角”。它是一片放牛割草极理想的地方。“大地之角”，大约是祖先在这一带开辟草莱、繁衍生息以来就有了的，坟丘一个又一个湮没了，新坟一个又一个叠上，整个“大地之角”遍布着不太高也不太矮的坟丘，因为无人管理，杂草荆棘丛生；由于有无法计数的尸体遗骸作肥料，草肥花美。我从小学到中学的每一个寒暑假，与牛绳草筐打交道，“大地之角”成了我和我放牛的小伙伴们经常光顾的去处。在这儿放牛不必耽心

牛儿走失，去偷吃庄稼，任牛儿在隆起的一个个坟丘间溜溜达达吃草，我和小伙伴们可以无忧无虑地在岩背上聊天、下棋、睡大觉，直到日当中午或夕阳西下，把整个坟场照得一片通明，再轮流着由一名小伙伴进坟场去，把一个个吃得腰与背齐、肚子溜圆的牛们轰将出来，然后悠哉游哉地一路哼山歌回家。不过，“千婴塔”毕竟是丢弃夭折婴儿尸体的地方，“大地之角”是埋葬无主和凶死尸首的地方。我的母亲一生怀过九胎，我的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是在未活到四足岁就夭折的，他们的尸体由父亲装进草筐里从家里背出来，埋到了“大地之角”或丢进“千婴塔”之中。尤其我的一个弟弟之死，当时我六岁，他三岁，同时患了麻疹，我活了下来，而他死了。这是我切身经历到的对死亡的第一次也是最强烈的一次恐惧。“大地之角”同时与死亡的恐怖联系在一起，遇上阴雨天，恰好又刚刚掩埋了无名尸，野狗们会把新坟扒开，“大地之角”上空盘旋着秃鹰和乌鸦，那野狗们的咬架声，秃鹰的嘹唳声，乌鸦的聒噪声，不仅牧童们汗毛直竖，牛羊绝迹，连过路的行人也会绕道而过。“大地之角”曾给予我的童年、少年以悠闲的岁月，同时以死亡夭折的恐惧。太阳在这一片坟地上升起又落下，我在“大地之角”无数次地迎接旭日，也无数次地送别夕阳。

弗洛伊德将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与精神病患者进行类比，作家童年时代所受的精神创伤称之为“童年情结”；海明威则说：“每个作家都有一个不幸的童年。”童年情结一说是能够成立的，虽然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童年情结，但

不是所有的人都成了作家；童年情结是由不幸、缺憾、恐惧和心灵创伤造成的。这里用得上内外宇宙、天人合一的相似律，童年时代的好奇心、求知欲，或是平静的生活遇到突发的不幸和挫折，情绪一放一收，恰如宇宙的膨胀和坍缩，冷却后熔结为拥有高密度、大能量的质点。对于人来说，这个质点就是情结。如果在某个时候有幸被唤醒了，他就成了作家。太阳和墓地，对过早夭亡的恐惧，无疑是我的童年情结，唤醒我童年情结的是俄罗斯诗人叶赛宁。我在青少年时期就喜欢上诗歌了，大学毕业正值一个旷古少有的饥馑的年代，我白天上班时间干完了一个图书馆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夜晚继续留在办公室一边以劣质烟充饥，一边啃我的中外名著，做我的作家梦。遗憾的是中外名著固然充实了我的腹笥，但似乎只停留在知识性、技艺性的累积上，未曾发生城池被攻克、堡垒被炸毁似的心灵震撼。一个作家的灵魂是被某一个前辈作家的作品所唤醒的，确切些说，是某一前辈作家作品召回了该作家的童年情结。我为了学俄文和学诗的方便，常常俄汉对照着读一些俄国诗歌，我接触到叶赛宁的诗作，也正是这个时候开始的。那时候还没有叶赛宁诗集的中译本，我于是把散见于二十至四十年代旧期刊上的叶氏诗作中译，尽其可能搜集抄录成册，约得三、四十首，它们中有戈宝权先生从俄文译出的，也有诗人戴望舒先生从法文，乃至其他翻译家从日文和英文转译的。有一天不知怎么一来，我不满意译文未能对原作诗意作酣畅转达，竟自己开始在稿纸上涂鸦起来。我从一本卫国战争期间出版的《叶赛宁诗选》依次一首首啃过

去，后来也居然得三十余首，其中有八首经整理后还发表在一九八〇年十月号上的《星星》诗刊上，它们居然又是我国翻译界中断介绍叶赛宁达二十余年之久后的第一次“复出”。这是后话了。在我涂鸦之际，叶赛宁写于时年二十二岁时的一首抒情诗，不啻是我的文学生涯的开始，我的座右铭；我的心灵的城堡被打开了，我的童年情结被召唤回来了。其时，我也恰值二十二岁的年华。叶赛宁写道：

明天早一些把我叫醒吧，
呵，我苦熬劳碌的母亲！
我明天要到坟场后的大路上，
去迎接那一位可亲的贵宾。

我今天在树林子里的草场上，
发现两道宽宽的车辙。
在白云覆盖的天幕下，
风儿拂动着金黄色的马辔。

明天拂晓他又要驰过天庭，
将帽子似的月丫儿压在树枝下，
而那匹母马又将在原野上空，
嬉戏地甩动棕红色的尾巴。

你明天一早就把我叫醒，
在我们小屋里把灯点亮，